

流金岁月

## 小满记忆

■特约撰稿人 余飞

二十四节气的中，有小满一说。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农谚说的“小满小麦粒渐满，收割还需十多天”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离小麦成熟还得十几天，小满前的这段日子就有了许多空白需要填充。日子空白还好打发，数次“日头落，狼下坡，逮住小孩当窝窝”之类的民谣，再睡几次眼闭几次眼甚至连梦都不做也就过去了。然，那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如何让前心燃了后心的肚皮鼓起来，却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村人生性务实，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填充那呱呱直叫的肚子。这个时候，北方的农村会流行许多关于这个季节的农谚，而其中流传最多最广的就是“小满见三鲜”之说。至于是哪三鲜，说法不一，有的地方说的是“黄瓜、蒜薹、樱桃”，但俺这一片说的却是新蒜、“碾串儿”和黄瓜。“四月八儿，嫩黄瓜儿”，小满前后，头茬黄瓜带露摘下，咬一口，口中溢满带点甜的清香，怎是一个“鲜”字了得？而大蒜于此时代上杆枯地下实丰，土中刨出，去皮则晶莹如玉，辣中蕴甜，当然也可以当得一个“鲜”字。过去的农村，在这个时候吃的粮食青黄不接，吃菜除了地里挖的野菜外，许多日子就只能砸点蒜汁下饭了。而这被冠之

## 小麦熟了

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一到麦子成熟的季节，辽阔的麦田就多了一种丰腴的厚重之感，仿佛那麦田真成了湖成了海，晓风吹着，麦浪轻轻翻滚，就如同那湖或那海“浮悠悠”地想要溢出水来一般。农作物的丰厚是上苍赐予辛劳农人的回报，亦是季节给予农人辛勤的嘉奖。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父母头戴麦帽，脖搭毛巾，“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执镰割麦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几近模糊。我能记得的是一天，母亲用塑料壶装满白开水，用笼布包几块馍，洗些黄瓜、番茄装进提篮里，借着清晨的凉意，和父亲一起下地割麦。麦芒被露水浸润，割时不扎手。午时收工，因麦穗被阳光晒焦，一碰就炸，落入土地的麦粒就像汗水入泥，农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大人们从田间退出，聚在地头的树荫下喝水吃东西，如同树上停留的小鸟，聊些与农事相关之事，做短暂休憩。

相对人工镰割，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拖拉机头挂一台收割机在田间奔忙的画面。那旧式割麦机只能把麦子割倒，匀铺两旁，需人捆成束装车拉往麦场。麦

以“鲜”字的新蒜，不但可以佐餐下饭，更具解毒之功效。丰年时的村人不吃当年打下的麦，就是因为新麦吃后容易腹胀。这个时候，用不熟的大麦磨出的“碾串儿”，虽然能在这断粮之时填充一下空虚的肚子，但吃多一点就会让人撑胀难受，新蒜就在此时显出它的奇效来了，“碾串儿”就蒜瓣，一口胀气随大蒜气呼出，立时毒解胀消。那时的乡村常常会在这个季节响起小贩“换棉枣儿——”的吆喝声，村人多会用头发或者其他东西去换几粒回来，此举自然也与“碾串儿”有关。“碾串儿”磨出，新大芒的麦芒虽经火燎但仍会有些残留随麦糠粘在温湿的“碾串儿”上面，而此时已经饿得喉咙里能掏出手来的孩子们，自然是顾不了许多的，抓起磨盘上的“碾串儿”就往嘴里塞。于是，麦芒卡在咽喉的悲剧就时不时地发生了。再于是，刚刚换回的“棉枣儿”就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被卡的喉咙也就因为它的适时登场而化险为夷了。“棉枣儿”产于豫中南浅洼，以其形而得名。这东西从地中刨出，经一夜大火煮后味甜却极粘，孩子咽下它，咽喉里的麦芒就会被粘下。所以在说所谓的“三鲜”时提到“棉枣儿”，就是因为它、新蒜和“三鲜”中的“碾串儿”就像中药里的药性配伍一样，是天然的绝配。农谚中之所以把“碾串儿”、新蒜和黄瓜并列冠为“三鲜”，且口口相传至今，是因为我的父辈们在长期的生活重压之下寻觅着一抹亮色吗？抑或是生活的地域限制了他们的见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肯定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所谓的“地三鲜”“海三鲜”“菜三鲜”，甚至连饺子馅也有“三鲜”。可见关于“鲜”的概念也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

农谚里说的“三鲜”中，黄瓜和新蒜到了现在可谓司空见惯，自不必多说。但“碾串儿”这一“鲜”对现代人来说，完全就是个陌生的词汇了。五十岁以下的现代人不要说没见过，甚至听到者也不多，至于说能果其腹，知其味者那就更少之又少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落后的农耕方式和贫瘠的土地，几乎一成不变地给人们生产出来一个让多少代人都痛入骨

场是提前造好的，每户皆有，收割后的麦子要拉到场里进行碾压、脱粒、扬净、晒干。不像现在的大型收割机，史前巨兽般将麦子吞进大嘴，须臾留下麦粒，吐出麦秸，人只需拿蛇皮袋站在地头等着即可，每亩费用大概百十元。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用收割机割一亩地的费用在15到20元之间。那时只有田间地头部分小块地，实在搁不住用机器来割，才用镰割了。

麦收时节嘈杂、忙碌，拖拉机载着旧式割麦机在田间割麦“突突突”的声音，或拖拉机满载麦子行进在路上的“突突”声，以及拖拉机拉着石碾在麦场上碾麦子的“突突”声，与其他“突突”声不同，那里夹杂了石碾转圈时的“吱扭吱扭”声，还有镰刀“霍霍”的声音，打麦、扬场的声音以及人声入往的声音……一派“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境况，一直要忙碌到夜半时分，田野才恢复宁静，大地的呼吸在晚风中渐匀，辛劳一天的农人睡着了，胸膛保持和天地一样的起伏。

孩子们放麦假，除为大人做些“荷锄食携壶浆”之类力所能及之事，还要拾麦，去收割完的麦地，或跟在拉麦拖拉机后边，捡些因道路颠簸而抖落的麦子，干燥的路面在脚下溅起一股细土，土里的干燥和麦熟的气息弥漫……那画面与老白所述“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的唯一不同，即是我们拿的非“敝筐”，而是蛇皮袋。有时连袋子也不拿，把遗穗一把把捆扎成束，大约一抱之量时，便抱往麦场找大人“邀功”，那质朴的小脸晒得像个红苹果，汗水顺着脸颊流下，将头发濡湿成一缕黑线。通常换来两勺口头奖励，偶尔奖块雪糕，那孩子们就不只是满足，而是飘飘然了。

麦收期间最怕遭遇阴雨，小麦青黄不熟，割吧，影响产量！不割吧，影响种秋。让农人极无奈，像老天故意难为。记得有年黄昏，突然乌云压境，狂风四起，不久电闪雷鸣，蚕豆般大小的

雨滴千军万马般向大地袭来，瞬间，雨滴在地上砸出凹痕，尘土与破碎的雨丝四处飞溅。父亲来不及披上雨衣，一手持铁锹一手夹着一块塑料薄膜朝麦场奔去。麦场上有未碾的麦垛，有碾好还未来得及扬净的麦子，大雨在冲刷，那堆麦子被冲出了数道口子，水流裹着麦粒，想要把它带到远方，父亲用铁锹及时截流，我配合父亲将塑料薄膜盖在麦堆上。那场雨来得快去得更快，甚至我和父亲还未来得及将塑料薄膜的周围用砖块压实，雨就停了……老天发泄一通痛快了，却给农人带来诸多麻烦，要等麦场晒干，才能把麦子重铺晾晒，要等麦地晒干，拖拉机才能进地收割。如果雨后即霁还能补救；如果连天阴雨，碾下的麦粒起热发霉，未碾下的麦粒在麦穗上重发新芽，那就不止让人无奈，简直让人出离愤怒了。

除了“尽人事听天命”，农人还能如何？当麦子被收割完毕，拉入卖场、碾压、脱粒、扬净，并在麦场上摊铺均匀，晒至牙咬“咯嘣咯嘣”响的程度时灌袋入仓，整个过程需持续个把月。之后“其始播百谷”，秋种早播一天好得多。下过几场雨，墒情尚可时，田野便呈一派秋种之景。不几日，秋苗在麦茬间竞相露出，当绿意成垄，便自然成诗，那是与麦子成熟之际的丰腴厚重截然不同的清新婉约，常常让人心生欢喜。和秋苗一起发芽的，还有田间垄头遗落的麦粒，那针状的嫩芽繁衍而出的绿意，农人见之会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和“暴殄天物”的痛惜。

又逢麦收时节，清风送来阵阵麦香，偶闻布谷声声，在立着稻草人的地头盘旋着，不敢栖落，又不甘就此飞走。我站在麦田阡陌之间，想起以前的岁月和农人的辛劳，内心翻涌着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惆怅，或许那并非惆怅，只不过是如今的幸福生活相比之下，不自觉地生出一种“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的感慨，仅此而已……

雨滴千军万马般向大地袭来，瞬间，雨滴在地上砸出凹痕，尘土与破碎的雨丝四处飞溅。父亲来不及披上雨衣，一手持铁锹一手夹着一块塑料薄膜朝麦场奔去。麦场上有未碾的麦垛，有碾好还未来得及扬净的麦子，大雨在冲刷，那堆麦子被冲出了数道口子，水流裹着麦粒，想要把它带到远方，父亲用铁锹及时截流，我配合父亲将塑料薄膜盖在麦堆上。那场雨来得快去得更快，甚至我和父亲还未来得及将塑料薄膜的周围用砖块压实，雨就停了……老天发泄一通痛快了，却给农人带来诸多麻烦，要等麦场晒干，才能把麦子重铺晾晒，要等麦地晒干，拖拉机才能进地收割。如果雨后即霁还能补救；如果连天阴雨，碾下的麦粒起热发霉，未碾下的麦粒在麦穗上重发新芽，那就不止让人无奈，简直让人出离愤怒了。

除了“尽人事听天命”，农人还能如何？当麦子被收割完毕，拉入卖场、碾压、脱粒、扬净，并在麦场上摊铺均匀，晒至牙咬“咯嘣咯嘣”响的程度时灌袋入仓，整个过程需持续个把月。之后“其始播百谷”，秋种早播一天好得多。下过几场雨，墒情尚可时，田野便呈一派秋种之景。不几日，秋苗在麦茬间竞相露出，当绿意成垄，便自然成诗，那是与麦子成熟之际的丰腴厚重截然不同的清新婉约，常常让人心生欢喜。和秋苗一起发芽的，还有田间垄头遗落的麦粒，那针状的嫩芽繁衍而出的绿意，农人见之会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和“暴殄天物”的痛惜。

又逢麦收时节，清风送来阵阵麦香，偶闻布谷声声，在立着稻草人的地头盘旋着，不敢栖落，又不甘就此飞走。我站在麦田阡陌之间，想起以前的岁月和农人的辛劳，内心翻涌着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惆怅，或许那并非惆怅，只不过是如今的幸福生活相比之下，不自觉地生出一种“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的感慨，仅此而已……

家当时穷得一笤帚就能扫个干净，老姑父就从野地里拣回两只不满月的野兔娃抱回家来，想喂点野草喂大好换点粮食，让我那几个满脸菜色的表兄弟增加点营养。然，就在端午节前我去他家走亲戚的时候，因为新打的麦子还没有分到他家，他吩咐老姑父去邻居家借碗面招待我的同时，还大咧咧地让我比大不了两岁的表哥，把两只不到半斤重的小兔崽死炖了，说不管怎么我也是客人，待客没有荤不中。他说这话时为了不让我阻拦竟故作轻松道：“不就是个玩意嘛，正好他弟兄几个玩烦了，你们就把它吃了罢。”我当然拦住没让表哥把小兔崽死，却莫名其妙的对老姑父表现出来的那种即便是饥饿也消灭不了的虚荣很不一样。当时老姑父给我的印象就是“癞蛤蟆驮个坯——撑痒”。

大概是十五六年前，老家来人捎信说老姑父死了。据说死的时候他家的日子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一笤帚就能扫光，但与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村人比还是有很大差距。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在死前却是留下了这样的遗憾：“这么好的福就是没享了吗？”曾经被我认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老姑父，竟然是在他对生活充满着无尽的眷恋中离开这个世界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竟突然对他、对他那一代人涌出了一丝难以名状的愧疚：那曾经被我视为廉价的虚荣，又何必不是他们用生命支撑的一种自尊呢？又何必不是为了稀稀苦苦而延续生命的一种活法呢？于是，我开始对我的父辈们那些并不是刻意表露出来的活法有了发自内心的尊重；我道谢那是一种精神，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在社会的最低层一代一代的敷衍生息，直到现在，再到未来。

小满似乎就是为了诠释这样的一种精神而来，更为延续这种精神而去。



舞阳农民画 流金岁月 周松晓 作

## ■诗风词韵

## 麦穗（外一首）

■尹文润  
我更愿意提起这些  
在五月，麦穗是土地的骨肉  
也是父亲的命根子  
我更愿意静坐在场面子的煤油马灯下  
像刚歇下来的石碾，沐着凉下来的南风  
与黄昏湿漉漉的露水  
他们都是饱满晶莹的  
他们仿佛是一群渴望被遗忘的事物  
牵着自己的影子，从我的体内  
得以回忆和重生。比如麦浪  
在那年的平原上泛起金黄的波浪  
辽阔，恢宏，滚滚向前……  
而我更愿意说——  
那是麦穗在幸福的摇曳和吸吐

## 午后的时光

柴草垛上，一只花猫蜷着身子小寐  
老墙根上，一个老人眯着眼睛  
偶尔一两声犬吠  
把宁静的时光咬了一个窟窿  
光线，在一尺之外，缓缓偏移  
而他们无动于衷  
像将透的稻穗在午后的时光里  
静静地呼吸

上山顶，绕千佛塔一周，耳边仿佛传来悠远的梵音，一种虔诚的超然气场控制了心灵，心底平生一种对佛的敬仰与敬畏。茶从药用到饮用，最早也是从寺院僧人开始的，饮茶因而被视为修身养性的清雅形式。这也是人与茶与佛的一种缘分吧。

在经营着贡茶园的茶农家中，主人端上雨前贡茶，山泉煮水沏贡茶，那种山外难以体验的茶香花香，细细品来，雨中登山之累顿然消失。中午，有幸品尝了茶农一席茶宴美食，饱了口福，开了眼界。

满身茶香下山来。吃完饭，一众文友原路返回。此时，但见车窗外青山衔黛，风吹动山腰间的云雾，飞舞腾跃，犹如车轮滚动，据说车云山就由此得名。云雾缭绕中的茶园梯带，宛若淡雅的绿色织锦，团团相衔，绕山而长，一半隐进仙境，一半留在人间；采茶女散立在像雨像雾又像云的纱幔里，一双双巧手在团团茶树头舞动，兰指轻拢，摘下一片片新茶嫩芽，烟雨中的车云山更加生动起来。此情此景，让人心中不尽感叹：此景只应天上有，车云烟雨胜江南。

## ■人间世相

## 手镯

■特约撰稿人 何志敏

中午，太阳很毒，河面上缭绕着薄薄的水气。从河堤往下有七八个红石台阶，歪歪斜斜通向河面，女人蹲在那里，在红石上揉搓衣服，一旁的红色塑料盆里堆着满满待洗的衣服。

女人洗一阵，就扭身朝岸上撇两眼——洗好的几件衣服和一个被单子搭在岸边两棵杨树中间的绳子上。女人不放心，那个看不出年龄的拾荒人一直在附近走来走去，顺手扯下一件晾晒的衣服，塞进他肮脏的蛇皮袋里也说不定，甚至扯走条被单子也不准。

女人正埋头洗着，听到身后有动静，紧跟着一股难闻的汗秽气扑过来，一回头，拾荒人已站在身后。女人倒吸一口冷气：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啊。

“你，你要干什么？”女人有些惊慌失措。

拾荒人并不言语，用手里的一根破竹竿指了指她的右前方。女人看清了，一个塑料瓶被几根水草滞留在那里。

女人悬着的心放下来，忽地却又恼怒起来：“去去去，谁叫你到这里来捡破瓶子的——”说着，一把拽过拾荒人的竹竿，将那瓶子划拉向下游。女人看清了，一个塑料瓶被几根水草滞留在那里。

拾荒人沾满污垢的脸上看不出啥表情，似乎啥也没说，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沿着河坡往下游走，像是去追那顺水飘走的塑料瓶子。

## ■别样情怀

## 一把黑伞

■特约撰稿人 梁静

从我家到现在，家里置办了十几把雨伞，还有几双从没机会穿过的雨鞋。我对雨鞋尤其雨伞的热爱，都源于童年记忆中对它们的渴望。

我十岁时夏季的一天，是小学三年级期末考试，早上起来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由于我家仅有的一把黄色油伞是坏着的，妈妈怕我不会打，又怕耽误我考试，就跑去邻居伯伯家借了一把当时流行的自动黑伞给我，我高高兴兴地打着黑伞去学校考试了，回来后随手合着放在了堂屋门后边。大概过了有四五天时间，妈妈才想起那把雨伞，于是从门后拿回去还伞，我也跟着去了。

伯伯是个退休的民办教师，在我们村里是个文化人，也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在我印象中，也是和蔼可亲的。伯伯接过伞和妈妈寒暄了几句，边说话边打开伞，一打开伞妈妈脸色变了，因为伞上起了几大块白霉点，可能是当时的质量没有现在好吧，伞皮几乎被霉点沾烂了，妈妈连连歉意地说：“噢，这个闺女忘了把湿伞打开晾晾了。”伯伯不阴不阳地说：“闺女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是我上个月才买的新伞。算了，以后借人家的东西要金贵点。”妈妈有点难堪地牵着我往回走，边走边说：“记着没有，以后长大了，能不借就不借人家的东西，借了

就一定要爱惜。还有，记住了，伞下雨天用过之后一定要晾干再收。”从那以后，只要是下雨，我宁愿披个塑料薄膜，穿个烂胶鞋，也没有再向别人借过伞。

再后来，我进城上学。只要遇到雨天，为了躲避泥泞和雨水，我一般都不回家，在学校宿舍待着，再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就用第一个月工资先买一双漂亮的奶白色的回力胶鞋和一把漂亮的折叠雨伞。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从小教育孩子，能不借就不借别人的东西，借了就一定要爱惜。从初中开始，儿子需要借下学期的书，我借到同事儿子家的书后给他交钱，别人复习也还要用的，所以第一不能丢，第二要爱惜，第三还人家书时必须送人家一个小礼物。儿子上次还书时买了一个文具盒一起还回去，这次还书时买了一本书一起还回去，同事直夸儿子懂事，说哥哥下学期的书一定给他放好。我也让儿子真正体会到“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这个道理。

感谢童年那些贫困的岁月，一把雨伞让我学会了坚强，懂得了为人处世，知道了循规蹈矩，我相信，好习惯和性格是会在孩子身上延续下去的，经历就是一种财富，特别是精神上的财富，一定会让人终身受益。

## ■人在旅途

■余道金

但凡产茶的地方，一定会有好山水。然而，天下好山好水很多，而好山水又产名茶的地方则罕见；产名茶的地方也不少，而有朝廷敕建佛塔以彰茶功的绝无仅有。地处豫南信阳市浉河区的车云山，占全了山青水甜茶香的一片好山水。

雨前茶叶赛黄金。清明至谷雨前正是毛尖头采时节，又听说车云山顶唐代遗迹千佛塔重建落成，便欣然前往。

此时的车云山，山青茶绿，群峰灵秀。翘望天际，山笼云雾茶笼纱，看不见车云山峰，高山茶园好似生长在九天之上。老茶人都把浉河区西部称作西山茶区。那是正宗信阳毛尖原产地；而车云山则是地道信阳毛尖原产地核心区，茶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位居北纬三十二度内陆山区，是中国早春茶生长期最长的地方。可谓千古积淀，万代茶香。这里山高林密，雨水充沛，土壤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早春昼夜温差大，茶芽昼生夜宿，聚集了很浓的营养元素，堪称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成就了车云茶无与伦

比的品质，为信阳毛尖赢得荣誉的茶品多采制于此。

一进山，天空竟飘起星星点点细雨，车行至盘山公路，毛毛细雨如纱幔一般笼罩了整个车云山，越往上走，雾气越浓。蒙蒙细雨中的车云山，却别有一种诗意的朦胧之美，让人犹如置身烟雨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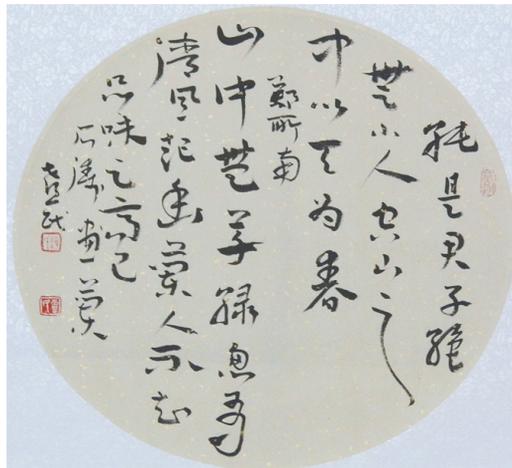
车云山上的梯带茶园一片连着一片，漫漫雨雾里茶香暗溢。微风吹过茶山，风便带着新茶的芬芳；山泉流过茶园，一溪清泉便流香山外。置身车云山之中，即使你不懂茶，也会陶醉在春风细雨中弥漫的茶香里。三月，小山茶已经大采，而平均海拔六百四十米的车云山上，茶园才是新芽初长成。刚落成的千佛塔，使得车云山这片人间胜景平添了佛家灵性。我们迎着细雨，沿着林中贡茶古道拾阶而上，移步即景。眼前一泓仙泉从山中汨汨而出，穿过小石桥潺潺而下；据传还是千佛塔僧人发现此泉，用它泡茶香高持久，回味无穷。

走在车云山的分水岭上，可以一步跨在豫鄂两省。极目远眺，千佛塔巍然耸立

在山巅的云雾缥缈之中，见证着车云山茶事的风风雨雨。山的西边就是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氏就出生在那里。中国茶发乎于神农，兴于唐，盛于宋，是一部由药用到民用，由饮用到品赏，由品赏到文化的独特历史。以古时自然环境和条件，神农氏徒步开始尝百草之旅，必是从家门口就近登车云山，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茶叶及其药用价值的。

唐《地理志》记载：“义阳（即信阳）土贡有茶。”据传武则天称帝后移都洛阳，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日夜辛劳患上肠胃疾病，久治不愈，饮了车云山供奉的毛尖茶后疾病顿消，女皇容颜大悦，于是赐银在车云山顶修建千佛塔，以彰茶功。饮茶很快从皇亲国戚中传播开来，一时引为国饮。车云山村因此被列入《中原贡品“保护名录”》。

回过神来，放眼群山，座座山头漂浮在云海之中，茶农的一栋栋楼房坐落其间，若隐若现，如在仙境。如果说烟雨中的车云山尽显一派天堂神韵的话，那么，烟雨中的千佛塔则充满着宗教的神秘。登



书法

赵喜民 作